

茅盾文学奖

冬天里的春天

下

李国文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冬天里的春天

下

李国文 著

本书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第 四 章

—

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，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，可眼前的现实，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：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，还是死者，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！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，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，刹那间，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。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，那样的话，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。现在，什么都没了，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，古怪地失踪了。

他想起一个梦，一个芦花的梦，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。哦，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漆黑的世界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，黑得可怕，黑得恐怖。好像在这个世界里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，或者，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。她觉得她醒了——她说得确切不移，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，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，难解难分。确实也是如此，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；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，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。于是他说：“没准是你梦魇着了！”芦花摇摇头：“不，我醒了！”好吧，也许她醒了，生活里有这种可能，在黑夜里，明明醒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。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，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，“谁？”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。

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。所有应该离开支队,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,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,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。只有一个人,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,但他偏偏没有走。难道是他?芦花思忖着。

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。

然而,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?脚步声很轻很轻,是想来杀害她呢,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?那时,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,也许他在离开以前,给支队一点报复。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,而且他分明知道,她恨他,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。现在,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,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,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。一会儿,脚步声消失了。

“绝不是梦!二龙!”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。

“你在发烧,脑门子都烫手,好好躺下,别说胡话!”

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:“他没开小差吗?”

“你说是谁?”

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,泛起一丝疑云。

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,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,甚至人心民意;那些崇高的理想,神圣的意志,美好的愿望,幸福的向往,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,受到践踏和蹂躏。因此,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,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,于是不再想那个梦。现在在他眼前,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,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,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,顺着湖滨,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。

江海给他介绍,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,十年前当小工,亲自修过的公路:“不仅可以通往县城,通往省会,还通往首都呢!”如果真是那样,于而龙想:芦花,在你化为泥土,为后代修铺的公路,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,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!

三十年前,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,一九四八年初,当人们把他

放在担架上,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,或许是王伟宇的有意安排,要不,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,故意多绕几步远,来到那棵高大挺拔,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,向芦花的坟茔告别。

于而龙记得那时,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、弱不禁风的枯草,在寒风里瑟缩。

坟不大,矮趴趴的,墓石也平平常常,不那么突出,只是那股红的颜色,使人联想到血,石碑上的五角星,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,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。其他,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。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,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。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,才制止住王伟宇代理队长,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。他要搞一座陵墓,还要修一座纪念碑。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伟宇,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,向支部建议,向骨干游说:“芦花的血不能白流,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。死者的遗愿,生者的责任,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,也就是这些了。”

一个共产党员,活着的时候,生活在群众中间,死了以后,也应该普普通通,平平常常。队员们,尤其是那些老同志,都这样说。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,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,于是王伟宇的主张才算告寝。其实,历史就是这样的,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。

哦,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!

“歇会脚吧,长生!”老林哥招呼着。

王伟宇咬着嘴唇,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,深陷地抠了进去,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。

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,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,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,看见的并不是送别,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,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。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,王伟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:“同志们,别远送了,支队

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，就会归队的。”

（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，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，那时，她还是个见习医生。）

“早点回来呀！支队长！”

“给我们写信来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回队，告诉一声，我们去接你。”

尽管人们嘴上讲，但谁都不相信，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，大腿肿得比腰还粗，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，死里逃生，亲人阵亡，身上还残存着弹片，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？能活下来就是万幸，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。

那些无声的语言，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，不仅他们，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，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。然而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，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，一直到王爷坟为止。而他们，那些石湖子弟兵，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。

王纬宇、老林哥，还有几个同志，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，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——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，仿佛有着无限心事。

当时，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，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，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。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，队伍要升级，改成正规部队建制，人员要扩充，准备去解放县城，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，开赴到外线去作战。

“都撤给你了，老王，一摊子百八十口人，许许多多的家务事，统统给你留下来了。”于而龙敢赌咒，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，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。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，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，干部奇缺，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，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，现做现缝也来不及。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，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，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

建制,需要多少人手啊!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,进入山东解放区了。因此,阳明政委让他死心,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,培养干部,上级只能抽走干部,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。就这样,他向领导建议,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。

但他替王纬宇担心,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,多半是老同志,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。虽然芦花牺牲以后,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(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),但“七月十五”的论点像幽灵一样,在背后议论,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。因此,可能使他开展工作,感到扎手。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,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,精力实在不逮,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,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,有些稀里哗啦,很觉得过意不去。

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!可以肯定,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,至今还能记起,清清楚楚地记起,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,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、鬓发如刺的二先生,手是冰凉冰凉的,而且在不安地颤抖。

——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(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),那时,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,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。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,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,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;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,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。哦,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,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。

但是,在芦花牺牲以后,他告别石湖的时候,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,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。真的,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,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。

“再见吧!好好干吧!纬宇同志,你虽说是个新党员,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!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!”

他脑袋垂得很低,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,看得

那样专心致志,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,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。那时候,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,望着他;虽说,彼此之间有过隔膜,有过挂碍,甚至还有过不愉快。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,事情过去了,也就烟消云散。这一会儿,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,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……

然而,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,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、接受批斗,棍棒交加、触及灵魂的时候,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,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,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,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,着实地“恭喜”了一番。

“祝贺你终于瓜代,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!”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,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,也是等级森严的,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,以免“玷污”了他。

“得啦老兄……”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,但又不愿同他顶嘴,一个心情舒畅,乾运亨通的红人,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,所发出来的牢骚的。

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,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:“密斯特廖,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,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?”

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,正襟危坐,缄默不语。

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,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,宁可自讨苦吃,也决不让步。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,他也决不肯干。这种可笑的愚直,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,有什么用呢?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:“二龙,顺时应势,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,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。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,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——”

“三千年为一劫,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?”于而龙早就敬谢不

敏了。

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，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“小将”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，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。一垄肥水充足，赶上节气，麦苗长得茁壮，齐刷刷的一片；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，连地皮都没遮住，不过，终于还是长了起来，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，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。“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？廖总，你说是不是？需要刚的时候就硬，需要柔的时候就软，或者是刚柔并济，软硬兼施，而他，一条道走到黑，怪谁？”

廖思源保持中立，阖着眼，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。

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？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，一切都被“夺”走了。哦！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，大写字台上的几把钥匙。

“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！”

王纬宇说：“但是，那位清高的，效忠于你的女性，一定坚持非要你写个条子，她才肯交——”

“哦！……”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，心里念叨：我的忠实的小狄，使他们嫉妒了。愚不可及的姑娘啊！俗话说得好，孩子都死了，还在乎一把干草吗？

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，他的家耒拉一下解体了。谢若萍编进医疗队，到祁连山南麓的荒塬上给牧民治病去了，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，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。列车西去，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，担心她丈夫身上的“棒疮”，什么时候才能结痂？恩爱夫妻，十指连心，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，也常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怆然涕下。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，来同她爸爸告别，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。而且据说一辈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，终老斯乡，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！可她，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，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，他的心还嫌揉搓得不碎么？然而，自此一别以后，她还能向谁流泪呢？叫了一

声“爸爸”，热泪如雨，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。

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，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。

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，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。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，望着她父亲，问道：“你一个人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于而龙抚摸着 he 女儿的长发，不禁叹息：“自然是要活下去的，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。”

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，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。那些流言蜚语，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，就不是一般的讽刺讥笑。那些无聊的家伙，以他们自己卑鄙龌龊的精神状态，来编造一个又一个谣言，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。然而她顶住种种难堪的屈辱，一张大字报不写，一句揭发的话不讲，而且理直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。

“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！”

小狄说：“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！现在，只有我，是你惟一的亲人啦！”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，对谁都不隐讳。

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，昂着头，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些持刀弄枪的岗哨，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子，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，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，为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。

“卷毛青鬃马”，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，成了全厂的名旦，曾经指着小狄骂过：“不要脸的贱货，真是旧情不忘啊！”

小狄站住，脸白得像一张纸，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：“你说得半点也不错，是旧情不忘。我可以坦率地，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，我确实爱他，但是我更尊敬他，这一点，怕你未必能理解的。”

“卷毛青鬃马”放纵地大笑，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，拍拍自己的裤裆：“别装假正经啦，小姐，谁不明白吗？”

无论怎样冷嘲热讽,甚至逼迫划清界限,仍旧每礼拜来一次,久而久之,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,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,用英语和廖思源聊天。“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!”那位学术权威衷心赞美着。只要她来,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。

“好吧!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!”

于而龙一边写便条,一边想着王伟宇上任后的情景,估计他决不会轻松愉快的,几千人的偌大工厂,可不比当年的石湖支队,即使那百把个弟兄,也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,全部把生命断送在樊城战斗中。那么这座工厂在他手里,会不会像断了箍的木桶,哗啦一下全散架呢?

只好由历史来判断了,而终归会有这一天。

“你们也别远送了,老王!”于而龙躺在担架上,有气无力地朝他们挥手。

“好!等着你!”王伟宇说。

“我会回来同你一起干的。”他仰望着那活像老人的鹞山,使他触景生情,想起在石湖沙洲上度过的,芦花生命史上的最后岁月,于是向通讯员说:“长生,扶我一把!”

铁柱,老林哥的二小子,他和长生负责抬于而龙到后方医院治疗去,他刚正式参军不久,是老林嫂让游击队长把孩子带走的。负有特别使命的铁柱抗议:“二叔,谢医生讲,你只能躺着。”

老林哥笑了,好心肠的事务长体贴到他的心境,和长生把担架抬着,往那块殷红色的墓碑靠拢了些。无非是一种世俗的想法,给亲人的坟头添把土吧!此去经年累月,还不知何时再来扫墓!

三十年后,在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。

于而龙想些什么呢?“芦花,我的芦花呀!连你的坟墓都找不到了,你甚至比抬担架的两个年轻人都不如。铁柱的墓碑竖立在朝鲜定州西海岸的山丘上;而长生,还有那匹‘的卢’,是埋在面向

黄河的陵园里，可你，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呢？……”

他不知拿他手里的鲜花怎么办了？

江海挽住他的胳膊，强拉着他走回来：“我记得对你说过的，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，还是死者，都是考验的年代呵！”

“那么你应该告诉我，她的下落！”

“你不会忘记，我请求你们原谅过，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她。”

“老江，请你讲得不要那样抽象好吗？”于而龙恳求着他。

江海望着铁一般坚硬的汉子，他那刚毅的脸上，显出准备承受任何不幸消息的神色，似乎在讲：“把你去年难以讲出来的话，统统地倒出来吧！我神经不会脆弱得受不住的……”

但是江海看看周围异样沉默的人，便把舌边的话，强咽了回去。难道十年来，他心灵上受到的伤痛还少么？干吗再给他增添苦恼和悲哀呢？于是他向老战友建议：“走吧，到我那儿去。”

“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在石湖找到回答。”于而龙坚定地说，并把那个花篮捧到他的面前：“要不然，我拿它们怎么办？”

是啊！半点可以凭吊的遗迹都找不到了，难道花篮总让于而龙在手里端着么？

所有在场的人，对于游击队长和芦花之间的关系，谁也比不上江海理解得更深，他几乎等于亲眼目睹全部过程。那时滨海和石湖还同属一个地下的中心县委，并未分家。他记得当时是多么不理解，也不支持那个追求革命和真理，也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芦花呀！她是怎样大胆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决定，冲破了世俗的观念，摆脱了不成文的婚约束缚，和现在端着花篮的人结合。那是一个痛苦的割舍，无论对于芦花，对于他们哥儿俩，都曾有过一段困难的日子啊！尤其是于大龙悲惨的牺牲，加重了他们结合的阴影，但有什么好责怪芦花的呢？

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,和追求真理一样,是谁也不能剥夺的神圣权利;爱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,难道芦花就该听受命运的摆布才算好么?

芦花的一生是短促的,像流星一样,在空间一掠而过,然而她的生命、爱情、战斗,以至于牺牲,像流星似发出了强烈的光辉。大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,必然也会有人恨。死后,爱和恨的分野就会更加鲜明,肯定是爱之弥深,恨之弥切了。要不然,该不会落到连放一捧鲜花的地方都没有。

“走,江海!”

“哪儿去?”

“沼泽地。”他寻找他那个小舢板,打算走了。

“你发疯了吗?想陷在里面出不来吗?”

“那好,不攀你。忙你的贵干去吧,地委书记同志!”

“你这个人哪——”江海了解他的脾气,而且“将军”在电话里嘱咐过不要袖手旁观,于是他萌出了一个主意,捉住于而龙的手:“走吧!二龙,我们到天上去!”

“干什么?”

“看你的沼泽地去呀!”他拉着于而龙,向停落着直升飞机的大草坪走去,心想:那样,这篮鲜花就好办了。

“我要脚踏实地地去看、去回忆!”

“照样,在天上更能一览无余。”江海强拉着他走了。

告别了乡亲,告别了故乡,直升飞机载着两位游击队长,离开了波光潋潋的渔村,向辽阔的蓝天里飞去。

“芦花,芦花,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了……”于而龙那紧捏的拳头,重重地落在了对座的江海膝头上。这时,飞机已经升得很高了,冷风从机身罅隙里钻进来,吹得心里直发凉。“真是应了老伴的话。”于而龙琢磨,“难道不是这样吗?失望加上失望,扑空接着扑空,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不多,引起忧伤的因素倒不少。”他摇了摇

头,对江海说,“我不相信我会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,它总有边,总有沿,总有走出头的一天。”

“不要激动,二龙!打起精神来,我们的贵体,我们的高龄,还有他们——”指着那些忙碌的机上人员——“年轻人的未来,都不允许再糟蹋自己。听我告诉你,她的坟墓、棺木、尸骸、骨殖,以及那块石碑,都到哪里去了。你不是要看这块沼泽地吗?很好,话就得从远处讲起来,不过,你一定要耐住你的性子……”

江海的沉稳性格可是出名的。

机舱里堆满了药粉,这种扑灭早生蝗蝻的六六六粉,是相当刺鼻的,呛人的,然而它却可以消灭一场灾祸。但是人类并无什么有效办法,来肃清两条腿的早生蝗蝻,以致他们羽化以后,铺天盖地,酿成巨灾浩劫。“是得从远处讲起,过错并不是一天早晨突然发生的,而是昨天,前天,许久许久以前就种下恶果了。”

“说得对啊,二龙,那天西餐席上,小谢讲起芦花运枪负伤的故事,还记得吗?”江海问他,然后沉思地说,“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多困难哪!来,咱们一块来回忆——”

“得扯那么遥远么?”于而龙现在需要证实,不想推理。

“不然讲不清楚。”他俯瞰着机身下的大地,说着:“看见了吧!石湖落到后边去了,前面就是县城,再往远看,该是滨海,认出来了吧?当年芦花就通过运粮河,把枪支弹药送到我们那儿去的。如今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带,河,看不见啦!”

“你在给我绕什么弯子?”于而龙问。

“还记得你夫人怎么指责我的吗?”

“哦!你居然会往心里去?”

“哈……”他笑了:“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,正确的永远正确,而替罪羊则不能得到原谅……”

那天在餐桌上,由于“将军”规定了话题,加上劳辛要写《女游

击队员》那首长诗，缠着谢若萍，非要她讲讲芦花在望海楼和王经宇交锋的过程。

谢若萍笑了：“我讲不成问题，只怕有人不乐意听呢！”

江海看看她：“我不是头回站在被告席里，十年，锻炼出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，我来说一说……”

“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，有的人，死了死了，死了也就了啦，谁也不再惦念他，甚至还竭力把他忘却；但有的人，虽然永远离开了人间，可似乎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，同我们一起生活、战斗，参与到我们的欢乐或者痛苦中来，息息相关。心里总存在着逝者的形影，而且奇怪的是，他不是强赖在你心目中的，也不是非让你记住他不可，不，而是你自己特别珍惜那惟恐愈来愈淡的形象，所以就深深铭刻在心里。芦花正是这样一位虽死犹生的亲人，她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，我想她现在肯定和我们一样高兴喜欢，说不定像‘将军’和路大姐那样要喝上一盅。

“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差不多先后参加支队的，男同学都通过封锁线到湖西了，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同志，留在了湖东。是的，我们一个个都是芦花动员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“她对我要格外关照些，虽然她对小队其他同志也都不差，但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和肖奎——那个快嘴丫头，看得更亲切些。有些机密，有些心事，并不回避我们，因为小队只有三个女同志，而且总是住在一起，像姐姐似的关心着我们。

“一九四四年的秋天，芦花去滨海开了个会，因为那时我们跨区活动，似乎接受着双重领导。是不是啊？老江！也就在那次会议上，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，要我们把缴获的一批武器转移到滨海坚壁起来。

“我至今也不相信，那样一个不信邪的芦花，明知道是错事，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？难道她真的相信那些假情况？笑话，我们在城里的地下工作同志，怎么从未反映过一点？是我负责联系的呀！

“不就是那点点白薯干，江海就狮子大开口啦！”

江海停住刀叉，怔住了。

“芦花批评了肖奎，叫她沉住气，别瞎说。

“我也劝说指导员：‘大姐，办不到的，等于给敌人白送，还是老办法好，细水慢流，通过咱们的联络渠道转运过去。’

“‘来不及啦，鬼子很快就要秋季大扫荡了！’

“‘滨海的情报可靠吗？’

“我们吃过麻痹大意、毫不在乎的苦头，但过度警惕、神经过敏，也使我们上了不少当。不适当地夸大敌情，弄得草木皆兵，疑神见鬼，也坏了不少事。”

“将军”插话说：“不奇怪，杯弓蛇影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在战争年代，或许还可原谅。”

“不过——”劳辛说，“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，真可悲——”

“诗人，要罚你酒啦，出题啦！今晚只谈过去——”周浩又掉脸朝发愣的江海说：“吃啊，干吗按兵不动？若萍说你两句，看紧张的。”

江海叹了口气：“‘将军’，这是断不清的官司！”

谢若萍接着讲下去：“老江，你别误会我是和你算账，也可以统统不记在你的名下，但话总是要让人讲的吗！……不但芦花相信敌人要来夺枪，湖西，也被送粮去的王纬宇给宣传得动了心，特地派老林嫂通过封锁线，送来了一道紧急命令。

“老林嫂来，就意味着非常重要和紧急，看样子好容易弄到手的一块肥肉，滨海不费吹灰之力搞走了。想不到芦花看完命令脸都白了，要我们设法把枪支弹药送到滨海去。

“喝！像一点水滴进滚油锅，大伙都炸了。

“原来，连送出去都思想不通，并不仅仅是本位主义。好，现在不但给，还要我们送，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，刀枪不入的神仙。难